

## 十一 他干的事

冉阿让张耳细听。绝没有一点声响。

他推门。

他用指尖推着，轻轻地、缓缓地、正象一只胆怯心细、想要进门的猫。

门被推以后，静悄悄地移动了几乎不能察觉的那么一点点，缝也稍微宽了一丝。

他等待了一会，再推，这次使力比较大。

门悄然逐渐开大了。现在那条缝已能容他身体过去。但是门旁有一张小桌子，那角度堵住了路，妨碍他通过门缝。

冉阿让知道那种困难。无论如何，他非得把门推得更开一些不可。

他打定主意，再推，比先头两次更使劲一些。这一次，却有个门臼，由于润滑油干了，在黑暗里突然发出一种嘶哑延续的声音。

冉阿让大吃一惊。在他耳里门臼的响声就和末日审判的号角那样洪亮骇人。

在开始行动的那一刹那间，由于幻想的扩大，他几乎认为那个门臼活起来了，并且具有一种非常的活力，就象一头狂叫的狗要向全家告警，要叫醒那些睡着的人。

他停下来，浑身哆嗦，不知所措，他原是踮着脚尖走路，现在连脚跟也落地了。他听见他的动脉在两边太阳穴里象两个铁锤那样敲打着，胸中出来的气也好象来自山洞的风声。他认为那个发怒的门臼所发出的那种震耳欲聋的声响，如果不是天崩地裂似的把全家惊醒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推的那扇门已有所警惕，并且已经叫喊；那个老人就要起来了，两个老姑娘也要大叫了，还有旁人都会前来搭救；不到一刻钟，满城都会骚乱，警察也会出动。他一下子认为自己完了。

他立在原处发慌，好象一尊石人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几分钟过去了。门大大地开着。他冒险把那房间瞧了一遍。丝毫没有动静，他伸出耳朵听，整所房子里没有一点声音。

那个锈门臼的响声并不曾惊醒任何人。

这第一次的危险已经过了，但是他心里仍旧惊恐难受。不过他并不后退。即使是在他以为一切没有希望时，他也没有后退。他心里只想到要干就得赶快。他向前一步，便跨进了那房间。

那房间是完全寂静的。这儿那儿，他看见一些模糊紊乱的形体，如果在白天便看得出来，那只是桌上一些零乱的纸张、展开的表册、圆凳上堆着的书本、一把堆着衣服的安乐椅、一把祈祷椅，可是在这时，这些东西却一齐变为黑黝黝的空穴和迷蒙难辨的地域。冉阿让仍朝前走，谨慎小心，唯恐撞了家具。

他听到主教熟睡在那房间的尽头，发出均匀安静的呼吸。

他忽然停下来。他已到了床边。他自己并没有料到会那样快就到了主教的床边。

上天有时会在适当时刻使万物的景象和人的行动发生巧妙的配合，从而产生出深刻的效果，仿佛有意要我们多多思考似的。大致在半个钟点以前，就已有一大片乌云遮着天空。正当冉阿让停在床前，那片乌云忽然散开了，好象是故意要那样做似的，一线月光也随即穿过长窗，正正照在主教的那张苍老的脸上。主教正安安稳稳地睡着。他几乎是和衣睡在床上的，因为下阿尔卑斯一带的夜晚很冷，一件棕色的羊毛衫盖住他的胳膊，直到腕边。他的头仰在枕头上，那正是恣意休息的姿态，一只手垂在床外，指上戴着主教的指环，多少功德都是由这只手圆满了的。他的面容隐隐显出满足、乐观和安详的神情。那不仅仅是微笑，还几乎是容光的焕发。他额上反映出灵光，那是我们看不见的。心地正直的人在睡眠中也在景仰那神秘的天空。

来自天空的一线彩光正射在主教的身上。

同时他本身也是光明剔透的，因为那片天就在他的心里。

那片天就是他的信仰。

正当月光射来重叠（不妨这样说）在他心光上的时候，熟睡着的主教好象是包围在一圈灵光里。那种光却是柔和的，涵容在一种无可言喻的半明半暗的光里。天空的那片月光，地上的这种沉寂，这个了无声息的园子，这个静谧的人家，此时此刻，万籁俱寂，这一切，都

使那慈祥老人酣畅的睡眠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奇妙庄严的神态，并且还以一种端详肃静的圆光环绕着那些白发和那双合着的眼睛，那种充满了希望和赤忱的容颜，老人的面目和赤子的睡眠。

这个人不自觉的无比尊严几乎可以和神明媲美。冉阿让，他，却待在黑影里，手中拿着他的铁烛钎，立着不动，望着这位全身光亮的老人，有些胆寒。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人。他那种待人的赤忱使他惊骇。一个心怀叵测、濒于犯罪的人在景仰一个睡乡中的至人，精神领域中没有比这更宏伟的场面了。

他孤零零独自一人，却酣然睡在那样一个陌生人的旁边，他那种卓绝的心怀冉阿让多少也感觉到了，不过他不为所动。

谁也说不出他的心情，连他自己也说不出。如果我们真要领会，就必须设想一种极端强暴的力和一种极端温和的力的并立。即使是从他的面色上，我们肯定不能分辨出什么来。那只是一副凶顽而又惊骇的面孔。他望着，如是而已。但是他的心境是怎样的呢？那是无从揣测的。不过，他受到了感动，受到了困扰，那是很显明的。但是那种感动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呢？

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老人。从他的姿势和面容上显露出来的，仅仅是一种奇特的犹豫神情。我们可以说，他正面对着两种关口而踟蹰不前，一种是自绝的关口，一种是自救的关口。

他仿佛已准备要击碎那头颅或吻那手。

过了一会，他缓缓地举起他的左手，直到额边，脱下他的小帽，随后他的手又同样缓缓地落下去。冉阿让重又堕入冥想中了，左手拿着小帽，右手拿着铁钎，头发乱竖在他那粗野的头上。

尽管他用怎样可怕的目光望着主教，但主教仍安然酣睡。

月光依稀照着壁炉上的那个耶稣受难像，他仿佛把两只手同时伸向他们两个人，为一个降福，为另一个赦宥。忽然，冉阿让拿起他的小帽，戴在头上，不望那主教，连忙沿着床边，向他从床头可以隐隐望见的那个壁橱走去，他想起那根铁烛钎，好象要撬锁似的，但是钥匙已在那上面，他打开橱，他最先见到的东西，便是那篮银器，他提着那篮银器，大踏步穿过那间屋子，也不管声响了，走到门边，进入祈祷室，推开窗子，拿起木棍，跨过窗台，把银器放进布袋，丢下篮子，穿过园子，老虎似的跳过墙头逃了。

-----  
youth整理校对



[返回上页](#)